

4 作品集

金庸

碧石血劍

下

金庸作品集

碧血劍

4

下

广州出版社  
花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碧血剑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7-80655-330-4

I. 碧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0620 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1-171 号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  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## 敬告读者

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本等非法行为,保护读者的正当权益,我社为本书引进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全部作品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都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询产品真伪。

1. 请拨打全国免费电话 8008301315,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 # 键结束。
2. 使用全球通手机请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往 18183150 即可。
3. 网上查询 [www.macs.com.cn](http://www.macs.com.cn)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門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門举报,或与广州出版社联系。

地址: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

邮编:510121

电话:020-83780265、83781097 (白天) 13570022400 (全天)

传真:020-83780167

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,将获得广州出版社的重奖。谢谢读者对广州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。

## 《金庸作品集》广州版新序

我的小说出了许多版本。正式授权的版本在香港是明河版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明河版的简体字版，台湾先后是远景版和远流版，中国内地是天津的百花文艺版，三联书店版。（北京的文化艺术社本来曾正式授权，但因转授权第三者的纠纷而引起诉讼）百花版早已结束，三联书店与文艺社的授权也都已于2001年年底终止，不再续约，从2002年开始，授权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。

这次的广州新版，改正了不少错字、漏字。现在我正在进行第三次的重新校订，主要是接受了读者们的指正。有几段长的改写，是吸收了评论者以及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。修订后的版本，也将由广州出版社出版。

所以授权广州社出版，因为广州与香港相距很近，业务上容易联系，广州出版社给予很多合作与优惠，对于书籍质量的保证，盗印的取缔，版权的保护等作了许多令作者十分满意的努力，使我们对合作的前途怀有良好的展望。欢迎读者们继续赐予批评指教，可请由广州出版社转交。

金庸

二〇〇一·十一·十三

## 第十三回 揮椎師博浪 毀炮挫哥舒

只听得安大人贼忒嘻嘻地笑道：“我找得你好苦，舍得烧你吗？咱们来叙叙旧情吧！”说着发足踢门，只两脚，门闩喀喇一声断了。袁承志听踢门之声，知他武功颇为不凡。

黑暗中刀光闪动，安大娘挥刀直劈出来。安大人笑道：“好啊，谋杀亲夫！”怕屋内另有别人，不敢躡进，站在门外空手和安大娘厮斗。袁承志慢慢爬近，睁大眼睛观战。

那安大人武功果然了得，在黑暗中听着刀风，闪躲进招，口中不断风言风语地调笑。安大娘十分愤怒，边打边骂。斗了一阵，安大人突然伸手在她身上摸了一把。安大娘更怒，挥刀当头疾砍，安大人正是要诱她这一招，偏身进步，扭住了她手腕，用力反拧，安大娘单刀落地。安大人捏住她双手，右腿架在她双腿膝上，安大娘登时动弹不得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听这姓安的口气，一时不致伤害于她，我且多探听一会，再出手相救。”乘那安大人哈哈狂笑、安大娘破口大骂之际，缩身从门角边钻了进去，轻轻摸到墙壁，施展“壁虎游墙功”直上，蹲在梁上。

只听安大人叫道：“胡老三，进去点火！”胡老三在门外亮了火折子，拔刀护身，先把火折往门里一探，又俯身捡了块石子投进屋里，过了一会见无动静，才入内在桌上找到烛台，点亮蜡烛。安大人将安大娘抱进屋去，使个眼色，胡老三从身边拿出绳索，将安大娘手脚都缚住了。安大人笑道：“你说再也不要见我，这可不见了

么？瞧瞧我，白头发多了几根吧？”安大娘闭目不答。

袁承志从梁上望下来，安大人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了，见他虽然已过中年，但面目仍颇英秀，想来年轻时必是个俊美少年，与安大娘倒是对璧人。

安大人伸手摸摸安大娘的脸，笑道：“好啊，十多年不见，脸蛋儿倒还是雪白粉嫩。”侧头对胡老三道：“出去！”胡老三笑着答应，出去时带上了门。

两人相对默然。过了一会，安大人叹气道：“小慧呢？我这些年来天天想念她。”安大娘仍然不理。安大人道：“你我少年夫妻，大家火气大，一时反目，分别了这许多年，现今总该和好如初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又道：“你瞧我十多年来，并没另娶，何曾有一时一刻忘记你？难道你连一点夫妻之情也没有么？”安大娘厉声道：“我爹爹和哥哥是怎么死的，你忘记了吗？”安大人叹道：“我岳父和大舅子是锦衣卫害死的，那不错。可是也不能一竹篙打尽一船人，锦衣卫中有好人也有坏人。我为皇上出力，这也是光宗耀祖的体面事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安大娘已“呸，呸，呸”地不住往地下唾吐。

隔了一会，安大人换了话题：“我记挂小慧，叫人来接她。干吗你东躲西逃，始终不让她跟我见面？”安大娘道：“我跟她说，她的好爸爸早就死啦！她爸爸多有本事，多有志气，就可惜寿命短些！”语气中充满了怨愤。安大人道：“你何苦骗她？又何苦咒我？”安大娘道：“她爸爸从前倒真是个有志气的好人，哪知道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哽咽起来，接着又恨恨地道：“你害死了我的好丈夫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”安大人道：“咦，这倒奇了，我就是你的丈夫，怎说我害死了你丈夫？”安大娘道：“我丈夫本是个好男子，不知怎的忽然利禄熏心，妻子不要了，女儿也不要了。他只想做大官，发大财……我从前的好丈夫早死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啦！”袁承志听了，心下惘然。

安大娘道：“我丈夫名叫安剑清，本是个江湖好汉，不是给你这锦衣卫长官安大人害死了么？我丈夫有位恩师楚大刀楚老拳师，

是我爹爹，是安大人害死的。楚老拳师的夫人、儿子，都给这安大人逼死了……”安大人安剑清怒喝：“不许再说！”安大娘道：“你这狼心狗肺的人，自己想想吧。”安剑清道：“官府要楚大刀去问话，又不一定难为他。他干吗拿刀子要杀我？他妻子儿子是自杀的，又怪得谁？”安大娘道：“是啊，楚大刀瞎了眼哪，谁叫他收了这么个好徒弟。这徒弟又冻又饿快死啦，楚大刀教他武艺，养大他……”她越说越怨毒。安剑清猛力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“今天你我夫妻相见，是何等美事，尽提那死人干吗？”安大娘叫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我偏偏要提！”

袁承志从两人话中琢磨出来：楚大刀一手养大了安剑清，教了他武功。还把女儿安大娘嫁了他，不料安剑清贪图富贵，投入锦衣卫当差，安大娘的父母兄长均为锦衣卫害死。安大娘气忿不过，跟丈夫决裂分手。从前胡老三来抢小慧，安大娘东奔西避，都是为了这心地歹毒的丈夫安剑清安大人了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想来当日害死他岳父恩师一家之时，情形一定很惨。这人死有余辜。但不知安大娘对他是否尚有夫妻之情，倒不可鲁莽了。”想再多听一些说话，以便决定是否该出手诛杀，哪知两人都住了口。

过了一会，远处忽隐隐有马蹄声。安剑清拔出佩刀，低声喝道：“等人来时，你如叫喊示警，我可顾不得夫妻之情！”安大娘哼了一声，恨恨的道：“又想害人了。”

安剑清知道妻子脾气，挥刀割下一块布帐，塞入她口里。这时马蹄声愈近，安剑清将安大娘放在床上，垂下帐子，仗刀躲在门后。

袁承志知他是想偷施毒手，虽不知来者是谁，但总是安大娘一面的人，在梁上抹了些灰尘，加点唾沫，捏成个小小泥团子，对准烛火掷去，嗤的一声，烛火登时熄了。安剑清喃喃咒骂。袁承志乘他去摸火折，轻轻溜下地来，绕到屋外，见屋角边一名锦衣卫执刀伏地，全神贯注地望着屋中动静，便挨近他身边，低声道：“人来啦！”那锦衣卫也低声道：“嗯，快伏下。”袁承志伸手点了他穴道，脱下他外衣，罩在自己身上，再在他里衣上扯下一块布，蒙在面上，撕开了

两个眼孔，然后抱了那人，爬向门边。

黑暗中蹄声更响，五骑马奔到屋前。乘者跳下马来，轻拍三掌。安剑清在屋里也回拍了三掌，点亮灯火，缩在门后，只听门声一响，一个人探进头来。

他举刀猛力砍下，一个人头骨碌碌地滚在一边，颈口鲜血直喷。在烛光下向人头瞥了一眼，不觉大惊，砍死的竟是自己一名伙伴。正要叫嚷，门外蹿进一个蒙脸人来，伸指点了他穴道，反手出掌，打在他颈后“大椎穴”上，那是人身手足三阳、督脉之会，哪里还能动弹？袁承志顺手接过他手中佩刀，轻轻放落，防门外余人听见，纵到床前扶起安大娘，扯断绑在她手脚上的绳索，低声叫道：“安婶婶，我救你来啦！”

安大娘见他穿着锦衣卫服色，脸上又蒙了布，不觉疑虑不定，刚问得一声：“尊驾是谁？”外面奔进五个人来，当先一人与安大娘招呼一声，见到屋中情状，愕然怔住。

门外锦衣卫见进来人多，怕安剑清一人有失，早有两人抢进门来，举刀欲砍，袁承志出掌砍劈，两名锦衣卫颈骨齐断。门外敌人陆续进来，袁承志劈打抓拿，提起来一个个都掷了出去，有的刚奔进来就给踢出，片刻之间，打得十二名锦衣卫和内廷侍卫昏天黑地，飞也似的逃走了。袁承志撕下布条，塞入安剑清耳中，又从死人身上扯下两件衣服，在他头上包了几层，叫他听不见半点声息，瞧不见一点光亮，然后扯去蒙在自己脸上的破布，向五人当先那人笑道：“大哥，你好。闯王好么？”

那人一呆，随即哈哈大笑，拉着他手连连摇晃。原来这人正是李闯王手下大将、袁承志跟他结为义兄弟的李岩。

袁承志无意中连救两位故人，十分喜欢，转头对安大娘道：“安婶婶，你还记得我么？”这时离袁承志在安大娘家避难时已有多年，他从一个小小孩童长大成人，安大娘哪里还认得出？

袁承志从内衣袋里摸出当日安大娘所赠的金丝小镯，说道：“我天天带在身边。”安大娘猛然想起，拉他凑近烛光看时，果见他

左眉上淡淡的有个刀疤，又惊又喜，道：“啊，孩子，你长得这么高啦，又学了这一身俊功夫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在浙江见到小慧妹妹，她也长高啦！”安大娘道：“不知不觉，孩子们都大了，过得真快。”向躺在地下的丈夫瞧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喟然道：“想不到还是你这孩子来救我。”

李岩不知他们曾有一段故旧之情，听安大娘满口叫他“孩子，孩子”的，只道两人是亲戚，笑道：“今日之事好险。我奉闯王之命，到河北来约几人相见。锦衣卫的消息也真灵，竟会得到风声，在这里埋伏。”承志问道：“大哥，你朋友快来了吗？”

李岩尚未回答，远处已闻蹄声，笑道：“这不是么？”从人开门出去，不久迎了三个人进来。这三人一个是田见秀，一个是刘芳亮，都是当年在圣峰嶂会上见过的。他二人已不识袁承志，袁承志却还记得他们相貌。另一个姓侯，名叫侯飞文，却曾在泰山大会中见过。三人与李岩招呼后，侯飞文向袁承志恭敬行礼，说道：“盟主，你好！”

李岩与安大娘都道：“你们本来相识？”侯飞文道：“袁盟主是七省总盟主，众兄弟齐奉号令。”李岩喜道：“啊，我忙着在河南办事，东路的讯息竟都隔绝了。原来出了这样一件大事，可喜可贺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还是上个月的事，承好朋友们瞧得起，给了这样一个称呼，其实兄弟哪里担当得起？”侯飞文道：“盟主武功好，见识高，那是不必说了，单是这份仁义，武林中哪一个不佩服？青州这一仗，咱们‘金蛇王’营大大露脸，全仗袁盟主带领。”

李岩喜道：“那好极了。”当下传达了闯王的号令。原来李自成在河南南阳、汝州大破兵部尚书孙传庭所统官兵十余万，进迫潼关，命李岩秘密前来河北，联络群豪响应。

侯飞文道：“盟主你说怎么办？”袁承志道：“闯王义举，天下豪杰自然闻风齐起。小弟便发出讯去。咱们七省好汉，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！”六人说得慷慨激昂，眉飞色舞。袁承志说起在直鲁边境马谷山一带驻有三营队伍，有六七千人马，是自己部属。李岩

大喜，说道：“我也听到了‘金蛇营’的名声，却打听不到‘金蛇王’的姓名，原来便是你贤弟。我去禀明闯王，这三个营归你指挥。咱们的兵力可大了。”

李岩又道：“官军腐败已极，义兵一到，那是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，只是眼前却有个难题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什么？”李岩道：“刚才接到急报，说有十尊西洋红夷大炮，要运到潼关去给孙传庭。孙老儿大败之余，士无斗志，已不足为患。只不过红夷大炮威力非同小可，一炮轰将出来，立时杀伤数十人，倒是件隐忧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这十尊大炮小弟在道上见过，确是神态可畏，想来威力非常，难道不是运去山海关防御满洲人的么？”李岩道：“这些大炮万里迢迢地运来，听说本是要去山海关防御满洲兵的。但闯王节节得胜，朝廷便改变了主意，十尊大炮已折而向西，首途赴潼关去了。”

袁承志皱眉道：“皇帝镇压百姓，重于抵御外敌。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”李岩道：“大炮一到潼关，咱们攻关之时，势必以血肉之躯抵挡火炮利器，虽然不一定落败，但损折必多……”袁承志道：“因此咱们要在半路上截他下来。”

李岩拊掌大喜道：“要偏劳兄弟立此大功。”袁承志沉吟道：“洋兵火器挺厉害，兄弟已见识过，要夺大炮，须另出计谋，能否成事，实在难说。不过这事有关天下气运，小弟必当尽力，若能仰仗闯王神威，一举成功，那是万民之福。”

众人又谈了一会军旅之事，袁承志问起李岩的夫人。李岩道：“她在河南，平时也常常说起你。”安大娘插口道：“李将军的夫人真是女中英豪。喂，孩子，你有了意中人吗？”袁承志想起青青，脸上—红，微笑不答。安大娘叹道：“似你这般人才，不知谁家姑娘有福气，唉！”忽然想起小慧：“小慧跟他小时是患难旧侣。他如能做我女婿，小慧真终身有托。但她偏跟那傻里傻气的崔希敏好，那也是各有各的缘法了。”

田、刘、侯三人听他们谈到私事，插不进口，就站起告辞。侯飞

文道：“盟主，明儿一早，我带领手下兄弟前来听令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！”侯飞文问了相会地点，三人辞出。

李岩与袁承志坐了下来，剪烛长谈天下大势，越说越情投意合。袁承志于国事兴衰，世局变幻，所知甚浅，听着李岩的谈论，每一句话都令他茅塞顿开之感。直到东方大白，金鸡三唱，两人兴犹未尽。回顾安大娘，只见她以手支头，兀自瞧着躺在地下的丈夫默默出神。

李岩低声叫道：“安大娘！”安大娘抬起了头。李岩道：“这人怎么处置？”安大娘心乱如麻，摇头不答。李岩知她难以决断，也就不再理会，对袁承志道：“兄弟，你我就此别过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送大哥一程。”

两人和安大娘别过，携手出屋，并肩而行。李岩的卫士远远跟随。两人一路说话，走出了七八里路。李岩道：“兄弟，你回去吧。”袁承志和他意气相投，恋恋不舍。李岩道：“兄弟，闯王大事告成之后，我和你隐居山林，饮酒为乐，今后的日子长着呢。”袁承志喜道：“若能如此，实慰生平之愿。”二人洒泪而别。

袁承志眼望义兄上马绝尘而去，这才回归客店。见侯飞文已带了数十名精壮汉子在店中等候，把大厅和几个院子都挤得满满的。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等人却已不见。阿九和一众从人见了这许多粗豪大汉，竟不动声色，耽在房中不出。袁承志对侯飞文道：“侯大哥，你带领几位弟兄向西南查探，看那队西洋兵带的大炮是向北来呢，还是折向西方。查明之后，请速回报。”侯飞文应了，挑了三名同伴，出店上马而去。

侯飞文刚走，沙天广和程青竹两人奔进店来，见了袁承志，喜道：“啊，袁相公回来了。”袁承志未及答话，又见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闯进厅来。青青一头秀发给风吹得散乱，脸颊晕红，见了袁承志，登时喜上眉梢，道：“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？”袁承志才知大家不放心，分头出去接应自己，当下说了昨晚之事。

青青低下了头，一语不发。承志见她神色不对，把她拉在一

旁，轻声道：“是我让你担心了。”青青一扭身子，别开了头。承志知她生气，搭讪道：“可惜你没有见到我那位李大哥。青弟，他也算是你哥哥啊。”青青虽是女子，但承志叫顺了口，一直仍叫她青弟。青青道：“哥哥没良心，要哥哥来做什么？”承志道：“真是对不起，下次一定不再让你担心啦。”青青道：“下次自有别人来给你担心，要我担心干吗？”承志奇道：“咦，谁啊？”青青嘟起嘴道：“那个阿九啊，她不住问你哪里去了，关心得不得了。”一顿足，回自己房去了。

等到中午，不见她出来吃饭，袁承志叫店伙把饭菜送到她房里去，等吃过饭后，再去赔罪就是，适才见她慌乱忧急之状，此时回想，心下着实感动。哪知店伙把饭菜捧了回来，说道：“姑娘不在屋里！”袁承志一惊，忙撇下筷子，奔到青青房里，只见人固不在，连兵刃衣囊也都带走了。他心中着急，寻思：“这一负气而去，却到哪里去了？她常常惹事闯祸，好叫人放心不下。只是现下大事在身，不能亲自去寻。”于是派洪胜海出去探访，吩咐若是见到了，好歹要劝姑娘回来。

等到傍晚，侯飞文骑着快马回来，一进门就道：“洋兵队伍果然折而向西，咱们快追。”袁承志当即站起，命哑巴在店中留守铁箱，自己率领程、沙、胡、铁四人以及侯飞文等河北群豪，连夜向西南赶去，估量大炮沉重，难以快行，必可追上。

到第三日清晨，袁承志等穿过一个小镇，只见十尊大炮排在一家酒楼之外，每尊炮旁有六名洋兵执枪守卫。众人大喜，相视而笑。铁罗汉叫道：“肚子饿啦，肚子饿啦！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，我们再去会会那两个洋官。”

众人直上酒楼，铁罗汉走在头里，一上楼就惊叫一声。只见几名洋兵手持洋枪，对准了青青，手指扳住枪机。一旁坐着那两个西洋军官彼得、雷蒙和那西洋女子若克琳。

雷蒙见众人上来，叽哩咕噜地叫了几声，又有几名洋兵举起了枪对着他们，大声呼喝。

袁承志急中生智，提起一张桌子，猛向众洋兵掷去，跟着飞身

而前，在青青肩头按落，两人蹲低身子，一阵烟雾过去，众枪齐发，铅子都打在桌面上。

袁承志怕火器厉害，叫道：“大家下楼。”拉着青青，与众人都从窗口跳了下楼。

雷蒙大怒，掏出短枪向下轰击。铁罗汉“哎哟”一声，屁股上给铅子打中，摔倒在地。沙天广连忙扶起。各人上马向南奔驰。那时西洋火器使用不便，放了一枪，须得再装火药铅子，众洋兵一枪不中，再上火药追击时，众人早去得远了。

袁承志和青青同乘一骑，一面奔驰，一面问道：“干吗跟洋兵吵了起来？”青青道：“谁知道啊？”袁承志见她神色忸怩，料知别有隐情，微微一笑，也就不问了。这三日来日夜记挂，此刻重逢，欢喜无限。

驰出二十余里，到了一处市镇，众人下马打尖。胡桂南用小刀把铁罗汉肉里的铅子剐了出来。铁罗汉痛得乱叫乱骂。

青青把袁承志拉到西首一张桌旁坐了，低声道：“谁叫她打扮得妖里妖气的，手臂也露了出来，真不怕丑！”袁承志摸不着头脑，问道：“谁啊？”青青道：“那个西洋国女人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又碍你事了？”青青笑道：“我看不惯，用两枚铜钱把她的耳环打烂了。”袁承志不觉好笑，道：“唉，你真胡闹，后来怎样？”青青笑道：“那个比剑输了给我的洋官就叫洋兵用枪对着我。我不懂他话，料想又要和我比剑呢，心想比就比吧，难道还怕了你？正在这时候，你们就来啦！”袁承志道：“你又为什么独自走了？”

青青本来言笑晏晏，一听这话，俏脸一沉，说道：“哼，你还要问我呢，自己做的事不知道？”袁承志道：“真的不知道啊，到底什么事得罪你了？”青青道：“你半夜不回店，定是去会那个美女阿九去了。前晚一个晚上，你们在哪里幽会啊？”承志道：“幽你个头！”青青挥掌打他，承志抓住她手，在她手背轻轻一吻。青青一笑，挣脱了手。承志笑道：“那晚倒是真跟一个女人在一起。不过她大概跟阿九的婆婆年纪差不多。”青青忙问：“是谁？”承志道：“我跟安婶婶在一

起，就是那个安小慧的妈妈，不过小慧不在。”青青笑道：“没用的家伙！美女不睬你，就去找个老太婆。”

承志知道如再述说安大娘之事，青青仍会不高兴，于是换了话题，说道：“洋兵火器厉害，你看用什么法子，才能抢他们的大炮到手？”青青嗔道：“谁跟你说这个。”承志道：“好，我跟沙天广他们商量去。”站起身要走，青青一把抓住他衣角，道：“不许你走，话没说完呢。”

承志笑笑，又坐了下來。隔了一会，青青问道：“你那小慧妹妹呢？”承志道：“那天分手后还没见过，不知道她在哪里？”青青道：“你跟她妈说了一夜话，舍不得分开，定是不住口地讲她了。”袁承志恍然大悟，原来她生气为的是这个，于是诚诚恳恳地道：“青弟，我对你的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”青青双颊晕红，转过了头。

袁承志又道：“我以后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，你放心好啦！”青青道：“那为什么你见到那个阿九，两个人都含情脉脉的，你瞧着她，她瞧着你，恨不得永不分离才好？你爱瞧她，因为她美，我也爱瞧，倒不怪你。那她干吗老是瞧你啊，你挺英俊么？”承志道：“哪有这事，你瞎冤枉人。”青青低声道：“怎么你……跟你那小慧妹妹……又这样好？”承志道：“我幼小之时，她妈妈待我很好，就当我是她儿子一般，我自然感激。再说，你不见她跟我那个师侄很要好么？”青青嘴一扁，道：“你说那姓崔的小子？他又傻又没本事，生得又难看，她为什么喜欢？”承志笑道：“青菜萝卜，各人所爱。我这姓袁的小子又傻又没本事，生得又难看，你怎么却喜欢我呢？”青青嗤的一声笑，啐道：“呸，不害臊，谁喜欢你呀？”

经过这一场小小风波，两人言归于好。

承志道：“吃饭去吧！”青青道：“我还问你一句话，你说阿九那小姑娘美不美？”承志道：“她美不美，跟我有何相干？这人行踪诡秘，咱们倒要小心着。”心想她率领大批内廷侍卫，不知是什么来头，若非皇帝亲戚，便是高官贵宦的眷属，不禁暗自惆怅，心中隐隐难过。青青点点头。两人重又到众人的桌边入座，和沙天广、程青

竹等商议如何劫夺大炮。

胡桂南道：“今晚让小弟去探探，乘机偷几支枪来。今天拿几支，明天拿几支，慢慢把洋枪偷完，就不怕他们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此计大妙，我跟你同去瞧瞧。”沙天广道：“盟主何必亲自出马？待小弟去好了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想瞧明白火器的用法，火枪偷到手，就可用洋枪来打洋兵。”众人点头称是。青青笑道：“他还想偷瞧一下那个西洋美人儿。”众人哈哈大笑。

当日下午，袁承志与胡桂南乘马折回，远远跟着洋兵大队，眼见他们在客店中投宿，候到三更时分，越墙进了客店。一下屋，就听得兵刃撞击之声，锵锵不绝，从一间房中传出来。两人伏在窗外，从窗缝中向内张望，只见那两个西洋军官各挺长剑，正在激斗。

袁承志万想不到这两人竟会同室操戈，甚觉奇怪，当下静伏观战。看了数十招，见雷蒙攻势凌厉，剑法锋锐，彼得却冷静异常，虽然一味招架退守，但只要一出手还击，那便招招狠辣。袁承志知道时间一久，那长年军官定将落败。

果然斗到分际，彼得回剑向左击刺，乘对方剑身晃动，突然反剑直刺。雷蒙忙收剑回挡，剑身歪了。彼得自下向上急撩，雷蒙长剑登时脱手。彼得抢上踏住敌剑，手中剑尖指着对方胸膛，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话。雷蒙气得身子发颤，喃喃咒骂。彼得把地下长剑拾起，放在桌上，转身开门出去。雷蒙提剑在室中横砍直劈，不住骂人，忽然停手，脸有喜色，开门出去拿了一柄铁铲，在地下挖掘起来。

袁承志和胡桂南倒想看个究竟，看他要埋藏什么东西，只见他掘了好一阵，挖了个径长两尺的洞穴，挖出来的泥土都掷到了床下，挖了两尺来深，就住手不挖，撕下块被单罩在洞上，先在四周用泥土按实，然后在被单上铺了薄薄一层泥土。他冷笑几声，开门入室。袁承志和胡桂南心中老大纳闷，不知他在使什么西洋妖法。

过了一会，雷蒙又进室来，彼得跟在后面。只见雷蒙声色俱厉

地说话，彼得只是摇头。突然间啪的一声，雷蒙伸手打了他一记耳光。彼得大怒，拔剑出鞘，两人又斗了起来。雷蒙不住移动脚步，慢慢把彼得引向坑边。

袁承志这才恍然，原来此人明打不赢，便暗设陷阱，他既如此处心积虑，那是非杀对方不可了。袁承志对这两人本无好恶，但见雷蒙使奸，不觉激动了侠义之心。只见雷蒙数剑直刺，都被彼得架住。彼得挺剑反攻，雷蒙退了两步。彼得右脚抢进，已踏上陷阱，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向前摔跌。雷蒙回剑指住他背心。袁承志早已有备，急推窗格，飞身跃进，金蛇剑递出，剑头蛇舌钩住雷蒙的剑身向后拉扯。彼得得脱大难，立即跃起，右脚却已扭脱了臼。雷蒙功败垂成，又惊又怒，挺剑向袁承志刺来。袁承志一声冷笑，金蛇宝剑左右晃动，只听铮铮之声不绝，雷蒙的剑身给金蛇剑半寸半寸地削下，片刻之间，已削剩短短一截。雷蒙正自发呆，袁承志抢上去拿住他手腕，顺手提起，头下脚上，掷入了他自己所掘的陷坑之中，哈哈大笑，跃出窗去。

胡桂南从后跟来，笑道：“袁相公，你瞧。”双手提起，拿着三把短枪。袁承志奇道：“哪里来的？”胡桂南向窗里指指。原来袁承志出手救人之时，胡桂南跟着进来，忙乱中乘机将两个西洋军官三把短枪都偷了来。袁承志笑道：“真不愧圣手神偷。”

两人赶回和众人相会。青青拿着一把短枪玩弄，无意中在枪扣上一扳，只听得轰的一声，烟雾弥漫。沙天广坐在她对面，幸而身手敏捷，急忙缩头，一顶头巾打了下来，炙得满脸都是火药灰。青青大惊，连声道歉。沙天广伸伸舌头，道：“好厉害！”

众人把另外两把短枪拿来细看，见枪膛中装着火药铅丸。程青竹道：“火药本是中国物事。咱们用来打猎、放烟花、做鞭炮，西洋人学到之后却拿来杀人。这队洋兵有一百多人，一百多支枪放将起来，可不是玩的。”各人均觉火器厉害，不能以武功与之对敌，一时默然无语，沉思对策。

胡桂南道：“袁相公，我有个上不得台盘的诡计，不知行不行？”

铁罗汉笑道：“谅你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主意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胡大哥且说来听听。”胡桂南笑着说了。青青首先拍手赞好。沙天广等也都说妙计。袁承志仔细推想，颇觉此计可行，于是下令分头布置。

那西洋女子若克琳的父亲本是澳门葡萄牙国大官，于年前逝世。她这次要搭乘运送大炮的海船回归本国，因此随同送炮军队北上，再赴天津上船。彼得是她父亲的部属，与若克琳相爱已久。雷蒙来自葡国本土，见到美人，便想横刀夺爱。他虽官阶较高，自负风流，却无从插手，恼羞成怒之余，便向情敌挑战，比剑时操之过急，反致失手，而行使诡计，又给袁承志突来闯破。彼得以他是上司，不敢怎样，只有加紧提防。

这日来到一处大村庄万公村，在村中“万氏宗祠”歇宿。睡到半夜，忽听得人声喧哗，放哨的洋兵奔进来说村中失火。雷蒙与彼得急忙起来，见火头已烧得甚近，忙命众兵将火药桶搬出祠堂，放于空地。忙乱中见众乡民提了水桶救火，数十名大汉闯进祠堂，到处泼水。雷蒙喝问原因。众乡民对传译钱通四道：“这是我们祖先的祠堂，先泼上水，免得火头延烧过来。”雷蒙觉得有理，也就不加干涉。哪知众乡民信手乱泼，一桶桶水尽往火药上倒去。洋兵拿起枪杆赶打，赶开一个又来一个，不到一顿饭功夫，祠堂内外一片汪洋，火药桶和大炮、枪支，无一不是淋得湿透，火势却渐渐熄了。

乱到黎明，雷蒙和彼得见乡民举动有异，火药又都淋湿，枪支又少了许多，心想这地方有点邪门，还是及早离去为妙，正要下令开拔，一名小军官来报，拖炮拉车的牲口昨晚在混乱中尽数逃光了。雷蒙举起马鞭乱打，骂他不小心，命钱通四带领洋兵到村中征集。不料村子虽大，却是一头牲口也没有，想是得到风声，把牲口都藏了起来。

这一来就无法起行，雷蒙命彼得带了钱通四，到前面市镇去调集牲口。

雷蒙督率士兵，打开火药桶，把火药倒出来晒。晒到傍晚，火